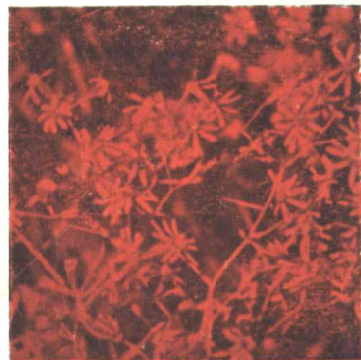


373605

林海漫游

LIN HAI MAN YOU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373605

林 海 漫 游

周 国 林 陈 平 编



湖 南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插图：黄亚雄

摄影：黄顺居

游 漫 海 林

周国林 陈 平编

责任编辑：贺碧君

装帧设计：许康铭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88,000 印张：5.375 印数：1——9,000

统一书号：16204·15 定价：0.43元

写在前面的话

同志，你见过兴安岭、长白山的茫茫林海吗？你见过西双版纳的森林奇观吗？如果没有，那么就请同我们书中的主人公一道，到南方亚热带、热带森林里去走一趟吧！那儿同样有着十分绮丽迷人的景色。你可以去活化石——水杉的故乡，看一看那“双龙抱柱”的奇景；或漫步在百花王国，看一看色彩斑斓的高山杜鹃；或跨进珍奇树种的宝库，看一看各种稀有、珍贵树种的风姿；或漫游地上明珠——金鞭岩，看一看那令人陶醉的山石风景；你还可以到海南岛神奇的热带雨林去走一走，听许多有趣的故事和传说，粗略地了解一下森林的家底……

森林，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绿色宝库”和“绿色海洋”。这本《林海漫游》只不过从中猎取了几块“宝石”和几滴“水珠”。因为这本书的体裁是游记，不是考察报告，因此书中内容没有完全局限于森林分布区系的特点和地名的完全真实。用游记的形式表现林业科学知识的内容，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初步的尝试。它能够在今天和读者见面，是湖南科技出版社编辑同志热情鼓励和直接指导的结果，我们要趁本书初版的机会，表示我们深切的谢意！同时热烈地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

作者

一九八〇年元月中旬

目 次

远方来信·····	(1)
“活化石”的故乡·····	(3)
“老寿星”与“冠军树”·····	(11)
奇妙的高山森林带·····	(18)
稀有树种的宝库·····	(25)
天然的药材园·····	(32)
跟踪金丝猴·····	(39)
百花王国·····	(50)
林中益鸟·····	(58)
飞来的小松苗·····	(67)
真菌世界·····	(74)
见到了大熊猫·····	(82)
泾渭分明的小溪流·····	(89)
地上明珠·····	(95)
贴在墙上的试卷·····	(106)
森林的眼睛·····	(114)
在林木良种试验场·····	(119)

远 方 来 信

1978年3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收拾书籍行装，准备进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通讯员小范忽然走进屋来大声嚷道：“李松同志，北京给你来信了！”说罢他递给我一封信。看那印有“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大牛皮信封上写着一笔清秀的毛笔字，似乎十分熟悉，乍一想，却又记不起到底是谁。于是匆匆忙忙拆开信读了起来：

“小松子：你好！

十四年不见了，也许该叫你‘老松子’了吧……”

这别致、风趣的开头几行字一跃入眼帘，我的脑海里便马上浮现出一个胖圆脸、短头发、爱说爱笑的姑娘来，她就是裴玉，对，就是这个调皮姑娘！我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和兴奋，捧起信贪婪地读了下去：

“……这次我有幸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知道你在省林业部门工作，而且即将赴京参加科学大会，我是多么高兴啊！我还是老脾气，说话开门见山。十四年不见，要说的、要写的实在太多了，都留待以后见面时，咱们再痛痛快快扯它几个通宵吧！这次我只告诉你一个消息，

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我们敬爱的老师林望春教授，这次也将作为我国林学界深孚众望的老科学家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我们又能见到他那慈祥而和蔼可亲的面容，听到他那娓娓动听的谈话了。

松子，你可曾记得，十四年前，我们在林教授带领下在祖国南方森林里作的一次难忘的考察吗？我记得你写过一本很精采的笔记，是吗？可别忘了，这次一定带来，我们抽时间好好地把它整理一下，争取作为一本林业科普读物出版，让它同其它学术论文一起，去迎接我们伟大祖国的科学的春天吧！……”

读到这里，我欢喜得几乎要跳起来，透过这满怀激情的信笺，我似乎见到了满面红光，一头白发，风度翩翩的林望春教授。就是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我和裴玉一同读完了五年大学林学系的课程。接着，又在他的带领下，一同参加了南方森林考察队，在那莽莽苍苍的亚热带、热带森林里，进行过一次难忘的旅行。

我连忙从书架上找出我珍藏多年的考察笔记翻起来，那扉页上还贴着当年在天屏山拍的照片哩。看，这是我们考察小组几个人登山时的情景。我和林教授，还有小胖——谈天同志（我们学校实习林场的青年工人，他有着敦实的身体，胖呼呼的脑袋，所以大家都叫他“小胖”）。那天裴玉一人跑到一边采山花去了，没赶上拍照，

但是她那银铃般的笑声总是在林海中萦绕，看到林海，也似乎见到了她。



看着这耐人寻味的考察笔记和照片，不由我思潮起伏，浮想联翩。这次旅行虽然早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段历史，但那将近一年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在我记忆的长河里，激起朵朵瑰丽的浪花……。

“活化石”的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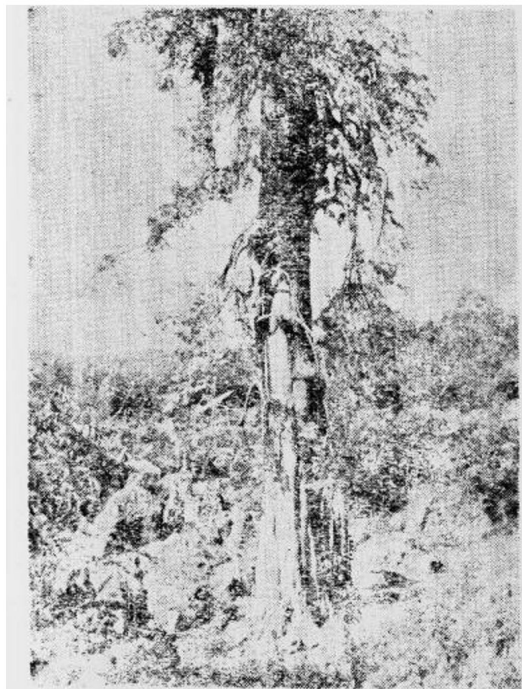
那是1964年初，我和裴玉正在中南林学院读完五年级，参加了南方森林考察队，幸运地分在林教授带领的

考察小组里。按照一个月前订好的考察计划，我们考察小组的任务是调查亚热带、热带的森林资源和它的特点。因此，我们决定选择湘鄂边境、贵州、四川、海南岛等地进行考察，把拜访水杉的故乡——湖北利川小河村作为第一站。为了旅行的方便，我们乘车从学校出发，经过长沙，折向湘西，准备从吉首北上，取道龙山进入湖北利川。

汽车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上疾驰，第二天下午抵达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原打算第三天继

续从吉首过龙山，当天赶到利川。可是，州林业局老向留住了我们。他说龙山洛塔界发现三棵珍奇的古树，需要我们去鉴定。林教授一听有新发现，立即临时改变计划，向洛塔界进发。

我们爬过一座又一座山峰，走了



很长一段崎岖险峻的羊肠小道，登上怪石嶙峋的山巅，这时海拔仪的指针正好指到1050公尺。然后，我们又沿着一条流水潺潺的小溪往下走，走不多远，来到了一条深陷的峡谷，便见一棵参天大树矗立眼前。它高过十层楼房，树干是那么粗，四个大人都抱不过来。那暗灰色的树皮，向上斜伸的树枝，青翠欲滴的羽毛状嫩叶，挺拔刚劲的树姿，表现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使人敬意油然而生。更叫人惊奇的是，两根水桶粗的古藤，象两条巨龙一样，从大树东西两侧盘绕而上。看到这棵珍奇的大树，我们那种喜悦的心情，简直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了。大家不顾半天爬山越岭的疲劳，迅速向这位“陌生的巨人”走去。

我和裴玉、小胖都围着大树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地仔细观察着。林教授却从地上拾起一根树枝，象发现什么“国宝”似的细看起来。

“小松子，你们看，这是什么树？”林教授的声音里充满了激动。他用略带微笑而敏锐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的回答。

“好象是……”我凭着平时学到的一点树木学知识，极力从记忆里寻找着它的“姓名”。但是，我有些迟疑不定。因为我知道，这种一亿年前诞生在北极圈森林里的古老树种，经过第四纪冰川的浩劫，早已和绝大多数史

前动植物一起，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虽说我们中国由于冰川的分布与欧美不同，在一些没有被冰川覆盖的山谷和盆地，保存了一些稀有的古老孑遗树种，如珙桐、银杏、香果、银杉、杜仲、龙脑香、金钱松、鹅掌楸等，但是千年古水杉还只在湖北、四川少量发现过。“难道这棵树是……。”我呐呐半晌才说出这几个字。

“是——水杉！”裴玉惊喜地叫了起来，她瞥了我一眼，出声地笑着。这笑声解除了我的拘束，我故意捉弄她说：“怎见得是水杉？”

她朝我扬起眉毛，骄傲地说：“你忘记了，不是林教授跟我们讲过，他在谋道溪发现过古水杉吗？他说的那棵古水杉生长的环境和这里很相象哩。林教授你说呢！”

林教授是个知识渊博，严肃而和蔼可亲的人。他从事林业研究工作多年，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他可以毫不迟疑地断定这棵树该属哪一类。但是，他惯于用启发式培养学生的思维，所以常常随意出几道题考问一下。看见自己的学生讲得中肯，他那慈祥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对，是水杉！就是它，植物界的‘活化石’！”

裴玉听到林教授肯定了自己的猜测，更高兴得在我身旁鼓起掌来，“啊，我们发现‘国宝’了！我们发现了历史的见证人——活化石！”她那充满稚气的神情，把林

教授和我们都逗笑了。

“是水杉?! 为什么叫它做活化石? 当年您在谋道溪是怎样发现古水杉的? 那和今天的情况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小胖瞪大双眼, 问题象连珠炮似的发了出来。

林教授最爱勤学好问的年轻人, 这时, 他的心被一种快乐和兴奋激发着。他用爱抚的眼光看了看我们,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只伴随他几十年的黄杨木大烟斗, 装满烟丝巴哒巴哒地抽起来, 用浑厚激动的嗓音叙述道:

“那是 1941 年, 我随同著名林学家干铎教授到林区作一次植物分布的调查。在四川万县一个名叫谋道溪的山谷里, 发现了一株从未见过的古树。我们把标本采回去, 查遍了所有中外资料, 在世界植物的‘户口册’上, 始终没有找到它的姓名。后来又经过我国几位植物学家和林学家多次调查、研究、鉴定, 才共同揭开了这个谜。原来它是一种在欧美仅有化石而无实物的古老孑遗树种。我们根据它喜欢长在潮湿的地方外形又象杉木的特点, 在 1946 年将它正式定名为水杉。当我们的论文一发表, 马上就以‘二十世纪的新发现’, 轰动了世界……”

“因为中国的水杉经受了冰川的浩劫, 至今还活在世上, 并且传种接代, 欣欣向荣, 大家才把它誉为‘活化石’, 对吗?” 小胖接过话头, 抢先说出了林教授要说的话。

“对。”林教授微微一笑，点点头，“不过，在我国，这样的‘活化石’岂止水杉，初步发现就有五十多个树种哩！它们都差不多诞生于同一个时代，分布在同一个区域，同样遭受过第四纪冰川的浩劫，在世界的其它地方大都已经绝种，唯独在我国幸存下来。所不同的是，它们被人们发现得早一些，在世界植物的‘户口册’上报到注册也早一些罢了。”

“可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一些地方能够成为这些史前植物的‘避难所’呢？”正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的老向这时也提出了疑问。

“那是由我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林教授的话里充满了自豪。“就拿洛塔界来说吧，这里位于华中南部亚热带山地，四周有高大的山峰，形成了良好的盆地环境。由于盆地内的大气比较稳定，能保持适宜的温度，这就给水杉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你们看，这里有个泉水井呢！”我忽然发现大树南边十米多远的地方有一眼清澈见底的泉水井，泉水正在往外吐着水泡。

“这儿也有一个泉水井！”裴玉也大声喊起来，原来大树北边十来米远的地方，也有一眼同样的泉水井。

“这就更加说明，为什么古水杉在这里生长得这样枝繁叶茂，生机勃勃了。”林教授高兴地蹲在泉边，捧起泉

水喝了一口。“另外，这里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土壤肥沃，也给水杉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好，让我们来测量测量这棵古水杉吧！”

于是，大家纷纷动手测量。裴玉和我拉开皮尺，在距地1.3米处，飞快地围着树干绕了一圈。一看尺码，嗨，好家伙，胸围5.8米。

我们正准备测量树高时，小胖从我手里抢过皮尺就要上树。林教授笑着拦住他：“不用啦！看，这儿有测高仪呢。”

小胖好奇地瞅了瞅林教授手中拿着的测高仪，不以为然地说道：

“就凭这么个玩具手枪，能测到树高？！”

“哟，你说得倒轻松呢，可你却没有这支玩具手枪的本领大咧！”快嘴裴玉插进来说，“不信，你就跟着教授去看看吧！”

听裴玉这么一说，小胖好奇地连忙跟过去，走到水杉树下，帮助林教授拉开皮尺把有铝环的一头固定在树根上。林教授选了一块和树根平行的台地，把皮尺牵过去，找出测高仪上表示距离的数字，然后描准树梢和树干的基部，勾动扳机，分别开了两“枪”。

“树高41米。”林教授看着测高仪上指示的数字大声读着。

小胖半信半疑地瞪着大水杉的树梢，半晌没有吭气。

“还不相信？”峡谷里响起了裴玉爽朗的笑声，裴玉又跑到小胖的面前，嘲笑着说：“小胖，我看你是饭胀呆了吧，难道你有什么法子来推翻这科学的数据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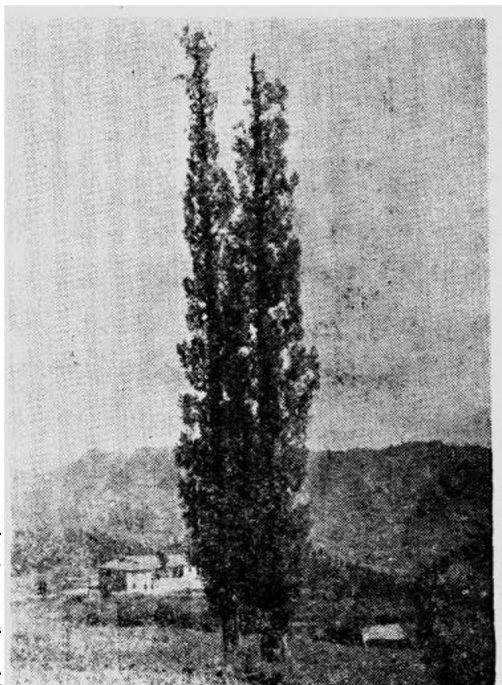
小胖一听，虎气来了，他立刻噌噌几下象猴子一样往树上爬去。

林教授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不到五分钟，一根长长的皮尺就从树梢垂了下来。裴玉接过皮尺按在地上，抬起头朝树上大声嚷道：

“到地了，到地了！小胖，快看到底多高呀？”

“41米！不错，果然41米。”树梢上传来小胖心悦诚服的声音。

“快下来！留神，注意安全！”林教授朝树上大声叮咛着，一面将测得的数字写在笔记本



上。

不一会，小胖就从树上溜了下来。大家一齐围住林教授，等待他宣布测量结果。

“经测定，洛塔古水杉比谋道溪古水杉，胸围小1.2米；树高多6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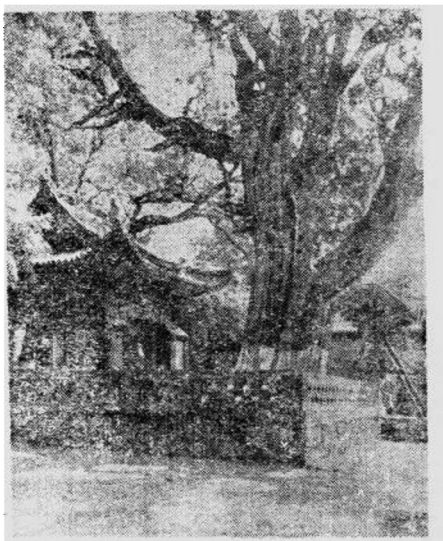
测完这株古水杉，老向又领着我们翻过一座山峰，来到洛塔界的西南面。在那里也有两株大水杉并排长在一起，粗大的枝条互相交错，就象两个手挽手的巨人挺立在山峦上。大家按照上面刚操作过的程序，马上量出这两个“巨人”的身高都是46米，胸围一个4米，一个3.7米。测量完毕，我们接受老向的建议，一同站在古水杉下，留下一幅珍贵的合影。

“老寿星”与“冠军树”

告别“活化石”以后，老向又领着我们来到海拔500米的一座古庙旁。虽然我们不是考古学家，却也不能不对这座气宇轩昂的寺庙产生浓厚的兴趣。大家绕着古庙转了一圈，只见门前桃花流水，院内古木参天，再加上偶尔传来的几声杜鹃的啼鸣，真使人如临仙境。假若是一个普通的游客，这一切已够使他陶醉了，但对我们这些林业工作者来说，吸引力最大的还是古庙旁边巍然屹

立的那棵大柏树。它以45米高、10米胸围的庞大身躯，居于群木之上，远远望去，真可谓“鹤立鸡群”了。

老向要我们判断一下它的年龄。裴玉马上根据它枝叶茂盛，生意盎然的外貌断定，它的年龄不过



几百岁，我却根据大柏树暗灰色的“皮肤”和渐显“秃顶”的树梢，认定它已饱经千秋风霜。

我们这一争不要紧，却难坏了小胖，因为他不知道支持哪一种论点好。林教授含笑地听着我们争论，没有立即表态，只是从随身携带的旅行包里慢慢掏出一只圆筒状、丁字形、和钻探用的钻头相似的树木生长锥，在离地五十公分的树干处，横向钻了进去，直达树心，然后取出长长的一根木蕊，放在高倍放大镜下观察它的年轮。

大家一声不响地用询问的眼光望着林教授，等待着他的裁决。林教授却笑着说：“先别急，让我们还是先去